

勞倫斯其人其文

「查泰萊夫人情人」作者

● 劳伦斯
● 罗儒堂

原著
編譯

世界文出版社出版

世界文叢 (10)

勞倫斯其人其文

實價十八元

譯者：勞
面者：羅
著者：弓儒倫
編者：恭

原編封出編者：世界文物出版
發行者：世界文物供應社
台北市重慶南路三段二十七巷五號
郵政撥匯：三五五五

中華民國六十一年元月三〇七號版
電話：二一二九一
內政部出版登記證內版業字第
一號社長上堂斯

印翻勿請・有所權版

• 文其人其斯倫勞 •

著原 斯倫勞
譯編 堂儒羅



行印社版出物文界世



現代人的愛

關於勞倫斯

八

關於愛

三

愛的雙重性

四

愛的界限

七

關於性

二

血與肉的信仰

二

性與美

二

美的本能

二

農夫之美

二

現代的女性畫像

三

純潔的時候

一

愛與美的恍惚



愛的發現	三
亨利浮河畔	四
宣言	五
盟	五
初戀	六
幽會	六
河畔的玫瑰	六
在露臺	七
閃電	七
最後的時光	七
在火車內的接吻	八
十二月的夜晚	九
情慾	十
疲乏不堪	十一

童貞	一
情慾	二
荒野	三
愛的陶醉	四
愛的喜悅	五
生命的呼吸	六
死的熱情	七
詩	八
肌膚的接觸	九
赤腳的嬰兒	十
鋼琴	十一
礦工之妻	十二
肌膚的觸感	十三
愛情的危機	十四

給 T · M · 馬利的信 三
給妻子的信 三

愛的逃避 三

給弗里達的信 三

愛與苦惱的信 三

給葉特華 · 卡寧特的信 三

給 S · A · 葛布金夫人的信 三

解說 三

勞倫斯的戀愛觀 三

勞倫斯年譜 三

• 關於勞倫斯 •

勞倫斯(Lawrence David Herbert, 1885. 9. 11~1930. 3. 2)是英國名小說家兼詩人，一八八五年(清德宗光緒二一年)九月十一日，出生在英格蘭中部的諾丁罕夏郡(Nottinghamshire)。勞倫斯的父親是一個煤礦工人，因此家庭生活非常清苦。可是勞倫斯的母親，却是一位出身於有相當教養的家庭，對於做煤礦工人的丈夫非常不滿，於是就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她的獨生子勞倫斯身上，因而母子之間乃產生了所謂深厚的『倒錯之愛』。所謂『倒錯』，也就是母子間有一種超乎常理的親情，是『變態』而非『亂倫』。就因為有她這麼一個重視他的母親，從小就不斷鞭策他努力向上，經過十幾年勤苦的自修，終於獲得了優厚的獎學金，而順利畢業於『諾丁罕夏高等學校』(Nottingham High School)之後就在一家『外科醫療器具公司』服務，後來又擔任了一段時間的小學教員，並且憑著這張小學教員的任用證書而進入『諾丁罕夏大學文理學院』(Nottingham University College)繼續進修。一九〇八年二十三歲他大學畢業後，就在科洛頓(Croydon)的一所中學任教。其實，勞倫斯在大學時代就已經開始他的寫作生涯，擔任中學教師後作品更多。首先在『英文語譜』(English Review)雜誌上刊載了一些詩，並且由該刊主編浮德(Ford Madox Ford. 1873~1939)介

紹認識了當時英國文壇的前輩蓋聰特(Edward Garnett, 1835~1906)。於是就經由蓋氏的提拔介紹，而在一九一一年出版了第一部小說『白孔雀』(The White Peacock)。從此，他就正式以文藝作家的姿態投身於英國文壇。

勞倫斯於蓋聰特善意的提拔下，在英國文壇的地位逐日增高。後來由於身體的健康情況不佳，就辭去了教師職務，不過這反倒使他能專心一致地從事寫作。在養病期間，他跟從前的師母M·李希特芬(Rich Tho Fen)的妹妹芙麗達(Frieda Von Richthofen, 1879~1956)發生了戀情。原來芙麗達是德國人，比勞倫斯大六歲，是洛林州州長B·李希特芬的女兒，後來嫁給諾丁罕夏大學語言學教授英人威克利(Ernest Weekley, 1865~1954)為妻。當時已是三個孩子(一子二女)的母親，可是自從和勞倫斯發生戀情後，就在一九一二年相偕私奔逃往德國，這時勞倫斯年僅二十七歲，而芙麗達已經三十三歲。勞倫斯在客居歐洲大陸期間，他曾偕芙麗達暢遊德國與義大利各地。在這段熱戀時期，勞倫斯寫過很多戀詩，並且於一九一七年出版詩集『看我們如何漫遊』(Look! We Have Come Through!)。此外勞倫斯在漫遊歐洲之後，還出版了在一九一三年完成的初期作品『兒子與情人』(Sons And Lovers!)。同時他又在一九一五年執筆寫他的另一部巨著，這就是關於性方面的代表作『虹鱒魚(The Rainbow)』。一九一魚四年他又從德國回到英格蘭，跟芙麗達正式結為合法夫妻。不過在第一次大戰初期，由於他久居德國之故，乃被英國政府指為德國間諜，於是就下令把

他的『虹鱒魚』一書查禁，這部書的內容也極盡卑猥之能事。一次大戰末期的一九一六年，勞倫斯又完成了『虹鱒魚』的續篇『女人之戀』(Woman in Love)，可是由於內容對性生活過於暴露，而找不到一個敢給出版的出版商。況且在一次大戰的最末，他以德國間諜之嫌而遭受英國政府的種種迫害，不得已他就又開始了漫遊生涯，先後在奧地利、美國、墨西哥等地僑居了十多年，而且以後永遠也沒有再回到祖國居住。一九三〇年(民國十九年)，當他在法國尼斯港附近的凡思(Vence)療養肺病時，不幸於同年二月一日鬱鬱以終，享年僅有四十五歲。

勞倫斯在一次大戰以後，寫了很多小說，其中有一九二一年完成的『亞倫之杖』(Aaron's Rod)、一九二三年完成的『袋鼠』(Kangaroo)、一九二六年完成的『錦蛇』(The Plumed Serpent)，以及一九二八年在佛羅倫斯完成的『查泰萊夫人的情人』(Lady Chatterley's Lover)。此外還有很多學術性的論著，例如一九二一年完成的『心理分析與下意識』(Psychoanalysis and The Unconscious)，和一九二二年完成的『下意識的幻想曲』(Fantasia of The Unconscious)等等。

勞倫斯是一位大膽的詩人作家，特別強調性生活的真實意義，並且以他過人的文學才華，描繪出任何人所不敢寫的性生活。同時在另一方面，他也是一位具有敏銳觀察力的人類文明批評家，雖然他的批評會引起很多德國人的不滿，但是仍不失一個預言家應有的熱情。在勞倫斯的所有作品中，要以『查泰萊夫人的情人』一書最為大膽，也最為有名，這部書是以一

次世界大戰期間一對殘廢夫婦爲題材，而赤裸裸地描繪出人類極細膩的性生活與動作，堪稱爲『西洋金瓶梅』，一時引起英國以及全世界的激烈爭論，因而被迫三易其稿。可是由於這部書是表現他『性哲學』的基本思想所在，所以不論怎樣改，他也不肯放棄書裡的中心思想。後來雖然許多國家以『傷風敗德』的理由，而嚴禁這本書的譯本出現，但是後來仍被翻譯成各國文字，例如中、日文都有譯本。所不同的只是，有的持默許態度，有的嚴格查禁，有的時禁時縱，並沒有什麼絕對性的表示。然而有一點我們必須承認，就是這部書終於使勞倫斯不朽。在勞倫斯去世前一年的一九二九年，他又忽然心血來潮而從事繪畫創作。所畫的畫，不論在題材方面，或內容方面，都非常奇特。當他在倫敦開畫展時，就全部被政府沒收。

勞倫斯去世後的一九三一年，他生前所寫謳歌原始生活的『天啓書』(Apocalypse)才出版。他認爲近代資本主義文明，已經完全喪失了人類的善良本性，因而他挺身而出倡導『反璞歸真』，要使全人類都再重回到原始生活狀態，其手段就是確立理想的性生活關係，並且用詩歌及小說表現了他的這種獨特思想和官能描寫。

勞倫斯雖然只有短短四十五年的生命，但是他真可說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多產作家，除了上面所介紹的詩歌小說和論著外，還有一九一二年完成的長篇著作『侵害者』(The Tres Fasser)，和一九二〇年完成的『失落的女孩』(The Lost Girl)，以及一九二九年完成的『這個人之死』(Man Who Died)，此外還有很多極爲雋永的短篇小說。至於詩歌方面的著

作，有一九一八年出版的『詩歌選集』(Collected Poems)，一九二九年出版的『三色紫羅蘭』(Pansies)，一九三〇年出版的『蕁麻』(Nettle)，以及一九三一年出版的『失落的詩章』(Last Poems)等等。他在紀行文字方面雖然也很傑出，不過還是以學術評論方面的著作居多數，例如一九二三年完成的『美國文學名著研究』(Studies in Classic American Literature)，和一九二九年完成的『色情文學與猥亵』，以及一九三〇年所完成『查泰萊夫人的情人』等等。說到勞倫斯的書簡集，有在一九三一年出版的『The Letters of D. H. Lawrence』。

勞倫斯雖然已經去世四十多年，可是他的文學生命仍然健在人間，並且有時還被文壇推為『當代的古典詩人』。例如幾十年以前，在英國就有所謂『勞倫斯的』一句話，不僅被普通人用為具有生命力的形容詞，而且在文學界也被使用為狀物詞彙。由此可見所謂『勞倫斯的文學』，對現代英國人的影響真是太大了。

為了要使讀者能徹底了解勞倫斯對現代文學的影響，本書就精選了勞倫斯的部分論著和信札。這一本小冊子雖然只有十幾萬字，但是對於這位一代名作家的生平及其學術思想，却有詳盡的描述與分析。這就有意在此方面作深入了解的讀者來說，真可說是一本極有價值的好書。所以假如讀者能利用這本書，而對被稱之為『愛之詩人』的勞倫斯，以及現在仍在存續中的『勞倫斯世界』有所理解，那就是本書編譯者和出版者最大的欣慰了。



愛 的 人 代 現



• 關 於 愛 •

愛的雙重性

我們像玫瑰花一般。一方面不斷地尋求純粹的熱情（註一），另一方面又不放棄尋求、區別與分離純粹的熱情（註二），這種追求徹底分離的熱情，與追求美的結合，所凝結成的雙重熱情，在兩者之間活動，就產生了一種新的情況——一種超越現象界的世界。兩者變成完全純粹的姿態，而被帶進勝過任何地方的玫瑰花盛開的天上世界裡。

男女之愛如果發自一種完全的愛的姿態時，它就會出現兩個側面：一面盡情熔解在純粹的交流（註三）中，另一面則是純粹的官能的接觸（註四）。在純粹的交流中，我完全被愛包圍著，然後我在激烈器官機能的熱情中被燃燒了，化成生命的本質。我被官能趕出來，變成完全分離區別的狀態。彷彿寶石之類的東西，從混亂的大地中被發現了，然後經過琢磨才變成了寶石一般，我也成爲我唯一的自我，形成了獨特的存在。就好像我與一個嬌小的女人

組成了混沌的大地，而不久後，兩個人開始被極度的燃燒著，點燃了愛的火焰，我在具有強烈破壞力的火焰中熔化了，被編入她存在的本質中。那是破壞的火焰，卑俗的愛（註五）。而只有這道火焰，才能將我們純化，將我們變成單一的姿態。同時把我們從混沌中拖出來，熔解在如寶石一般獨特分離的姿態中，然後將我們還原。

男女之間完全的愛，都帶有雙重的性格，那即是由熔解、融合而導致出的合一狀態的愛，同時那也是經過完全燃燒，分成各個存在的、激烈的、接觸的、肉感的滿足之愛，徹底地把其他人拖出分離的存在。但僅這些不能算是男女之愛的全部，男女之愛包含了一切溫柔，讓自己完全消失在合一之中，也完全融入合一之中。就像聖法蘭西斯與聖女克列亞之間的愛，貝達尼亞的瑪利亞與基督之間的愛。在那兒完全看不出各個的分離，也不容許有單一的存在狀態，同時更不能認定對方獨特的出現。這就是愛的另一部分意義，被稱為宗教性的愛（註六）。這些愛，能讓生存在這個世界裡的我們嘗到真正的幸福。不過另一方面，愛也追求肉慾的滿足，是一種甜蜜的鬭爭，好像是特利斯坦與伊瑩皇的旗的一般，男女雙方性行動的優美表現，決定於經激烈的戰鬥。這些人都舉著世界上最堂皇的旗幟前進，像是人羣中的寶石。男性以純粹的男性，分離成單一的姿態，像名貴的寶石一般，被絕對的孤獨所包圍成以『傲慢的男性』而繼續生存。女性便以純粹的女性，在美與高雅之中保持均衡，如百合花一般地延續生命。這就是所謂的庸俗之愛。它會瘋狂地燃燒著，而後終止在充滿苦惱的悲劇